

73221

文 學 叢 刊

碑 下 隨 筆

羣 崇 繆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筆隨下碑

羣崇繆

目次

碑下隨筆	一
自供	二一
裁判	二九
拾	三三
彼岸	三六
更生	四二
沙民	五〇
黄昏星	五八
短回(一)	六二

短簡(二).....	六五
短簡三則.....	六七
後記(巴金).....	七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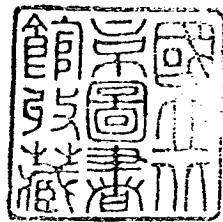
碑下隨筆

碑下

離開都市已將近三年，我隨着一個頗大的出版機關疏散到這里來，如果大言不慚地說，不知也可以算作文化下鄉否？

這地方恰當北碚與北泉之間，名字叫金剛碑。一匹小山，環繞着左右和背後，山頂上有一塊天然矗立的石頭，拔地數丈，正如同一座高大的碑；可是這碑上並沒有「一個字」，也不知道牠是怎麼樣生就了的，追根話底，附會相傳，於是就牠推到神蹟上去，這塊石頭也成了金剛碑了。

我們的宿舍在這山坳裏，我們的辦公室在山的中腰，比起山頂自然都低



得多；所以，我們都等於生活在這座石碑的底下，並且一連生活了三年下來了。

說明了這座碑的來歷之後，大概就不會有人再聯想到與什麼坟墓有關了。

是的，我可以正正式式地說，這裡的確看不到一個坟墓，也沒有一個坟墓。即使在這座天然的偉大的碑上，也沒有鐫下一個字；沒有可摩挲的，沒有可景仰的，沒有可追懷的，沒有可紀念的，沒有可崇拜的，沒有可遺忘的……我覺得有些寂寞了。

現在的人們都吶喊地要求着偉大的碑石的出現；紀念碑呀，功德碑呀，里程碑呀……可是我就不知道在這些碑上究竟應該銘刻着什麼樣的字句，用什麼樣的手法，操什麼樣的筆刀，才爲合式，才爲得體些？

沒有碑，確是單調的，正好像到處沒有一個坟墓是同樣的寂寞。

不過有了碑，如果是一片空白，那也就更覺得寂寞了。所以，我以爲還是沒有碑的好。因爲有了碑，碑下似乎總有一個坟墓，而坟墓裏也總該埋葬着一點什麼。至少是一堆骨頭。

也許，想從碑上得到什麼啓示的人，終了也還是寂寞地埋葬到土下去，甚至於連一塊碎石也不會屬於他的罷。

誰才是自然之子呢？永生，無所謂死，也沒有一個坟墓可以掩埋了他？我懷疑：長久地生活在這沒字碑下的我，究竟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閣中

我們辦公的地方是借在一個廟裏，廟門也等於我們的大門。每天進出都可以看見門楣上『由觀自在』那四個大字，兩旁邊的一副春聯，也可以背下來了：

金剛莊嚴掃滅倭寇除舊歲，

觀音慈悲收同修羅迎新春。

雖然在鄉間，在一個破廟裏，也不是不與外界相關，呼吸到抗戰的氣息的。

這個廟就叫觀音閣，背山面水，踞高臨下，看起來也頗夠氣派。倘如從嘉陵江上仰頭瞻望，那就不免有些寒儉可憐了：黑洞洞的活像一個漆過的鴿籠子，我們整年整月的被關在裏面，被僱傭着，被飼養着，也好像一些展不開翅膀的鳥兒一樣。

但不拘怎樣，我們是整天價在這裏工作的，（我自己就很老實，絕不偷懶，）所以，我們可以算作『閣中人』而無愧了。

這個廟的内部，相當的集體化：譬如拿鎖鍊拿扇子的無常們，聚在一個柵欄裏；觀音菩薩和她隨員們則獨自占有了一座小的假山；送子娘娘的兩旁似乎還有一對助產婦（我看見她們的手裏都捧了露着小雞雞的男孩子）；光明神像一排有三位，一個拿日牌，一個拿月牌，一個牌子上畫着一隻眼睛；另外，在隔壁，還有我們這活的一羣同事們，假如有巡禮者來臨，說不定把這裏認爲『羅漢堂』也未可知罷。

鐘聲，鼓聲，磬聲，木魚聲，打卦聲，鐺筒聲，唸經聲，禱告聲，（設道場或做佛事時的鑼聲，喇叭聲……等等大合奏未計，）加上我們這邊上班鈴聲，下班鈴聲，一日之內，五音七響俱全了。

觀音相，菩薩相，小鬼相，法師相，老道相，老道與法師的家屬相……加上我們這邊的主任相，祕書相，專員相，組長相，編審相，編輯相，副編輯相，總幹事相，幹事相，助理幹事相，試用幹事相，練習生相，工友相，

隨習工友相，（開聯席會議或舉行隆重的視察時的更高級的所謂主管人相未計）普天之下，百相俱陳了。

「天哪！天哪！」我常常爲表白我的感激而這樣地呼叫着；做爲閭中人之一的我，怎麼能夠不由衷地感激，不虔誠地俯首於「你」的偉大的造化之下呢？

爲感謝造化，我實在想修行了。雖然我知道自己並無慧根慧眼，離道的日子恐怕太遠太遠了！

生

佛經上以生、老、病、死，爲人生的四大苦，而生占其首，這原因我還不明白。我現在所說的『生』，與此並無關係，只是『死』之對能了。

看見女人們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來，無疑地就想到她們將要生了，

其實，更合理的說法，就是一個新的人將要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是那個未來的小生命不得不來，而不是這個懷大肚子的女人要生。

但是，我常常聽見陳嫂張嫂們說，她就要生了，生了就好了，出去給人家當奶媽，要吃好的，睡好的；要四季的衣服；要打首飾；工資跟着生活走，一二百元的上下不算居奇。據說限價之後有漲到八九百元，此外還另加平價米幾老斗的。

我也常常聽見陳女士張女士們皺着眉頭嘮叨着，怎麼好，真是生不得，生了就是要命！兩口子的薪津加起來，還抵不上一個奶媽家的搗滑竿兒的老闆收入多……然而不拘怎樣，想『生』的自然地就生了，不想『生』的也要生了，自然與人爲皆有罷，反正孩子們的出生，絕不能像黃河可以那麼改一下道，何況黃河改道也不是那麼輕有的事。

於是，陳嫂張嫂們一個跟一個應徵上市去了，而陳女士張女士等等，便

一個一個焦灼地打着主意。

有一位女同事的氣質，似乎一天比一天的惡劣起來，人家問候她，她總是搖搖頭，說『我沒有病；不是病。』所以誰也不再關心她看過什麼醫生，吃過什麼藥。忽然有一天，她的氣質彷彿完全轉變過來了，也愛說了，也愛笑了，並且喜歡特別表白一下了：『我好了！』

我的腦筋本來簡單，一點也不靈活，想了想：沒有病——不是病——沒有看醫生——沒吃藥——這『病』又從何處『好』起來的呢？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還有一位同事的太太，因病吃了過分的藥，據醫生一檢查，那知一個胎兒竟死在肚子裏。

『唉！真是不幸！』不管誰聽到這個消息，都要這樣惋惜着，或是到他家裏探望探望去。

丈夫的臉上，帶着莫可如何的神情說：

『也算解決了一樁事情。』

太太的臉色上也表示着惋惜般的：

『有的人，想打還打不下來哩。』

但是誰也不能推測她所惋惜的是站在那一個方面。

隔了一天，太太像赴宴一般的進院去了。

有的人說，這也是可算實生活中的一幕小小的悲劇了。

隔了幾天，太太平安出院了。歸來的時候，却不知爲什麼那樣嚒然若失似的。據她的報告，經過高明的醫生一再檢查結果，認爲胎兒並沒有真死，這一陣子沒有動靜，只是入於麻醉的狀態而已。

『好了，這真可算一幕悲喜劇了。』一般人的論調大多如此。

『可是這年頭也夠奇怪了——』太太彷彿不以爲然的接着說，『在我隔

壁的頭等病房裏，住着一對夫婦，他們一點毛病也沒有，男的天天照常出去辦公，下了班就回到院裏來歇。他們住的是頭等產科病房，兩個人每天都要打補針，就是希望早早懷起孕來。他們已經決定了，不生了孩子決不出院。」

這個身懷六甲的太太，言下還不勝稀奇，不勝驚異，想不到在這種年頭還有這種真事似的。

我當場就聽見這個故事，我想這位太太如果不以她的例子爲『悲喜劇』時，那就和我『黃河改道亦不明』說有些近似了。

然而，等在醫院裏爲創造，爲『生』孩子的那一對夫婦不是順乎『自然』，『應乎』『潮流』的時代寵兒嗎？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老

人們生生不已，而且不斷的成長着，一直成長到老。老，可絕不是一個化裝而來的角色。

那討厭老的，憎惡老的，恐懼老的，甚至於詛咒老的爲什麼還繼續生活下去的人們，也會想到自己所行在的這條路向了嗎？

我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假如沒有了孩子的無邪的啼哭，沒有了壯年的戮力的血汗，沒有了老人的慈祥的微笑，將是如何的空洞而寂寞？世界不拘小千中千或大千，在我這個參禪不透的人看起來，青春的幻夢，綠夏的事業，金黃的收成，都是同樣值得歌頌的。或者，幻夢自然而然地去了，事業悄悄地停止了，自己還是自然而然地生活着，瞑然地似乎已經到達了他所要歸宿的境地，恬然地微笑着。

恐怕惟有慈祥的像海樣深闊的，玉樣晶瑩的，棉樣溫柔的懷抱，是屬於老人的。

這裡有一對外省來的夫婦，他們的年紀，至少也在七十歲以外了，如果按照歐西的習俗，他們該是行過「金婚」的紀念禮，快要到達「金剛石婚」的階段了。

白頭偕老，原是配偶們和我們對於任何一對夫婦所願望的一種愛守不渝甘苦與共的最高的理想，但是多數的人們等到兒女成行，柴米油鹽醬醋茶把眼睛把頭腦弄得昏花了時，也就常常發出「活受罪」和「不是冤家不對頭」的那一派牢騷了。

然而，從這一對老年的夫婦身上，我却發見了那種最高的理想的實現；雖然他倆不是沒有兒女之累的，也不是不食人間的煙火的。他倆頂着雪白的頭髮，張着缺落了牙齒的口，依然帶着那種永遠的笑容，越過了那一道一道

溝渠似的皺紋，依然泛濫着那種偉大的慈祥；有時，拄着拐杖，並肩去趕場；有時，坐在江邊，喁喁地對話；有時，雙雙地漫步街頭，彷彿在尋拾着什麼可栽種的，可追憶的種子……總之，我逢見了他們的時候，他倆總是形影相隨的。

據說，這個老年的男人，還在一個機關裏有着職務。每一個國殤陣亡的將士的芳名，都要從他的手裏登記下來。

偶爾，我打從他們的住屋門口經過時，便看見這個年老的婦人，戴着花鏡，低着頭，在剔檢着平價米裏的那一粒一粒稗子和小石子之類的東西，彷彿不厭其煩的樣子。

凡人都是生活着，工作着，理想着，回憶着，而難得的恐怕就是工作着微笑着，理想着微笑着，回憶着微笑着，生活載負在一葉微笑的扁舟上……早已沒有了父親母親，在生命的中途又亡失了侶伴的我，我還能投向誰

的慈祥的懷抱裏去呢？

渡我去呵！彼岸即使是老的境域，沒有一片青春土地，沒有一朵花，我却是搭着微笑的慈航行來的。

病

宿舍的樓下，石場的外邊，有一家隣居，住着一對年青的夫婦，母親已經不在了，只剩下一個孤獨的父親。父親很老了，成天價躺在黑暗的房間裏哼着，呻吟着，聽說病倒在床上也有了很長久的一段日子。

老人有時候很痛苦的喊叫着，可是立刻就被那更高的，更粗暴的聲音壓下去：

『你怎樣還不死！還不早點死！』

『嗚嗚——』一陣呻吟，一陣咳嗽，一陣聽不清楚的話語。

『你這個老不死的！你說嘛，再不死，拿藥毒死你！』口氣中似乎還帶着比這更厲害的顏色，隔着牆屋是不能看見的。

乍聽着這種對話，覺得十分的刺耳；天天聽慣了，似乎令人想起了也有什麼道理在了。老了，病了，接近死了，五十步與百步，本來相差是無幾的。

自己還沒有老，也還沒有這樣不肖的兒子咒罵着我，但是被病折磨了半生，使我仍舊這樣衰弱地，不健康地活着，便禁不住自己詛咒自己了，同時，爲那些病了，老了，又得不到一點人間同情的人們悲痛着，而又無可奈何地……

我是一個從來不信任醫藥治療的人，如今，我幾乎更不能想像病人和醫藥還存在着或可能地發生着一種什麼關係！有一次進城去，偶然看到一家漂亮的藥房大玻璃窗裏，張貼着一幅五彩的廣告畫，畫上有一個病人抱着頭，

皺着眉，忍痛地齧着牙，咧着嘴，一邊標出了一種特效藥的名稱。這幅畫給了我一個刺激，牠的廣告的效果是成功了，病的痛苦也被牠表現得無遺了；但是另一方面的意義呢，我忽然『歪曲』地察覺了，即是得了那種痛苦的疾病的人，當他想到了自己沒有能力沒有錢可以謀取那種特效藥的時候，在他的痛苦的疾病之上，是不是更加重了一重絕望的痛苦呢？

謝謝天，阿彌陀佛！幸好我從來不會冀求過任何的醫生和藥物可以診療我的痼疾，解除我的痛苦。我病了，我便安靜地躺下了。

我住的房子裏有一面窗子，從我的枕上，可以望見窗外的遠方有一個山頭，山頭上有一簇房屋——或許是廟宇，在房屋的後面還繞着一條蜿蜒的小路，路又伸到山脊後面那邊去了……我就鎮日地望着牠，望着有誰會從那條路上來，我想着那條路一定是通到很遠的地方去的……但是我又知道我是畸零的，誰也不認識我，誰也不和我親近，誰也不會來探望我，更不會從我

所望着的這一條路上來；這條路似乎比夢還可憐還渺茫，於是，我的心像一個蝸牛剛剛伸出了觸角似的，一下又被阻隔地縮回了。

如今，我住的房子連一面可以望見遠山或天空的窗子也沒有了，當我病倒了，躺下來了，我還時時想起那條通到遠方的，不可知的，我不曾走過的路：多麼渺茫的路呀！

那條路，莫非就是通到死的嗎？望不穿的路，連希望的觸角也被自己折斷的路，我以爲至少也是象徵着牠是去向死的途徑罷？

死

「死，是永生的門。」⊖

不記得那一位詩人或明哲說過這樣的話語。所以，死也可以算做最快樂最幸福的了。不過我並不如是想。死，明明是生的終結，有了生，便有老，

便有病，病了不起便進了死的門；如果說這門裏是永生——佛家說圓寂，耶穌指着天堂——可見現生現世也不過是短短的一剎那，而那來生來世，永劫的生命，也許更悠久更長遠。但是我還沒有踏進這道門檻的一步，我就不敢担保也不能担保死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行徑，牠在生的全程中佔着一個什麼樣兒的位置，有着多少的距離了。

在目前，雖然我不知道『死』，沒有死過，我却異常憎惡着死，恐懼着死，這理由很簡單，就是我看見了他人的死，許許多多的人們的死，把他們一個一個裝殮了，埋葬了，不見了，這也就罷了，可是我實在憎惡並且驚心：鑼打得那麼響，鼓敲得那麼急，法螺吹得那麼尖銳……從早到晚，從晚到夜，通宵達旦，似乎爲着要招魂或超渡亡靈，實際上也好像非要決心把死者吵鬧醒了再讓他轉回人間來不可似的。因此，我們活着的人，在黑夜裏也閑不起眼來，陪念着那不知名的死者；有時從夢中醒來，聽到那鑼鼓喧

天，法螺哀號的當兒，恍惚地覺得自己也從死過去的半路上回轉頭來了。不由得心驚一陣，跟着僧惡，深深的僧惡起來！

所以，我就決定了我怕死了。同時，還證明了連死也還不是一件寧靜，安坦的事。

至少，爲着鑼打得震耳，鼓敲得驚心，法螺吹得動魄……我怕死，僧惡死了。

在秋天，像自然已進入了她的病衰老邁之境似的，山谷裏，鄰鎮邊，小街上，傳過來那陣陣鑼鼓法螺聲之後，就使我知道了死，接近了死，並且僧惡着死了。

在傳說的風俗習慣和制度之下，代表着我們這個國家裏一部分文化的鑼呀鼓呀法螺呀的效果，使得我不得不裝做聾子，才能適應生的環境；因爲我還打算活，努力活下去，爲着我想探求探求一些道理，大的小的不拘什麼道

還，直到那末日的來臨。

我深佩聖人說過的話：『未知生，焉知死。』當我知死之日，請上蒼也已經使我聞了道可也。

⊙也許我記錯了，「死」，或者是永生的「夢」。「門」與「夢」發音略同，可是意味卻大有差別的。

自供

我想寫下一篇短短的狀詞，當作我的自供。可是我總畏蕙着，遲遲地還不能提起筆來。一天，兩天，三天……將近一句的日子過去了，我仍然猶豫着，却又不能安然地把它放了下去。

我要自供，什麼東西似乎也在驅使我自供。

我並不乞求誰能赦免了我，因為我承認我不會去饒恕過任何一個人，甚至於我沒有援救過一個在我眼前死去的他人，我痛心着這個世界的悲慘與冷酷，還不如俯首詛咒我自身的殘忍與無情。

在沉默中生活着；無情地與罪惡爲伍地生活着，這就是生活麼？

『完了！』我喃喃地惋惜着我的生命的空虛與沉默，同時也是在追悼着

那個不知名的過路人。

這個不知名的路人，到現在也沒有人知道他是怎樣來的，他是爲着什麼而倒下而死去。只有一點我很明白：他沒有得着拯救；誰也沒有去拯救他。他或者是可以不死的，但是因爲誰也不會去救他，所以他終於不能再活下去了。

我懺悔；我就是看着他死，而不去救死的一個。

那一天的傍晚，當我知道有一個人倒在江邊沒有人過問（據說他已經躺在那裏好幾天了。）我便走向江邊的那堆亂灘石上去，一個滿身被泥濘糊着的人，就好像一小塊岩石放在那裏一樣。越走近他，才越認清了他是一個人；不知怎麼，越看着他，便越覺得他小得可憐，他的身子蜷曲着，彷彿一把便可以將他握到手裏似的。

他不說一句話，也不呻吟一聲，沉靜地像一個睡着的人。

同樣沉靜的，是黃昏時候的天上的雲層，和江上的船隻，一隻一隻地滑了過去。還有路旁的行人或馬，一個個地來往着，從他的身邊腦畔過去，誰也不停一下步子，誰也不看他一眼，好像真地把一個人常做一塊石頭一握泥土了。

有的人說，他或許是被人謀害了，半路上把他從船上遺棄下來的。但是我不信，恐怕沒有這樣『仁慈』的兇犯，謀害了他還不把他推到江心裏去。可是，他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爲什麼他偏偏臥倒在江邊，一直臥在露天底下，讓風吹雨淋，讓陰雨蓋着他，讓星空罩着他呢？……

沒有誰能知道他，根本也就沒有人去過問或理會他。

看看他的打扮，並不是一個乞丐。起初看見他的人說，他本來穿的整整齊齊的，藍布褲褂的外邊還罩着一件長衫，可是現在只剩了一件破爛潮濕的上衣，緊緊地貼着他的肉體；因爲他蜷曲作一團的原故，所以也還可以遮避

着他的下半身。他的長衫前天就被人脫去，他的短褲昨天又被人剝光了。

這是怎樣的一種掠奪呀！我心裏像被嚙咬着似的痛苦着。我看見一個無告的人是倒在這里，但是我不能指示他世界上的『仁慈』在那兒；我自己也不知道它在那兒。

想起了雨果寫過的一本小說叫哀史；有的譯本的名字就是：『啊！無情！』

這一天的夜晚，我帶着這個無告的人的影像回到我的室中和我的睡夢裏來，我不時睜着眼睛望着黑暗的周遭，我又聽見窗外的冷雨的聲音，浙瀝浙瀝地走過去，一陣跟着一陣地走過去……

江水會漲了起來的罷？

在岸邊，在露天底下的任何一塊地方，都已經被打濕了吧？

我想，那個無告的躺在江邊的人會死的，我希望他死！

第二天一早，我向灘石那邊望，他仍舊倒在原來的那塊地方，在迷濛的雨中，他彷彿變得更模糊了。他的身子只有一小團，周圍都浸在水裏，只有半個肩膀還露在外面。

我遠遠地看見他伸出一隻手來，似乎向空中搖了幾搖，又落下了。

誰說他早已不省人事了呢？他不避風雨，不避夜涼，不避飢渴……他不是還能夠伸出了他的手嗎？希望回生，那是爲着求救的嗎？拒絕死，那隻手不也是在作着最後的掙扎嗎？

他並沒有死。

第三天，我看見他的頭畔添了一堆白色的東西，那是人家捨給他的飯，飯粒混合着雨水，狼藉在一邊，他並沒有去動它，他所需要的不是這個。他不言語，誰也不知道他需要着什麼？

如今，他的身子幾乎完全是赤露在外面了，他的頭，枕着自己的腕子，不久又枕着地，如此交換地枕着，不知是爲着什麼。

第四天，又在一個陰霾的日子裏過去了，他還沒有死。

第五天，過去了。

第六天，過去了。

我忘記了在第幾天上，人們都把這個不死的人當作一個奇蹟了，這麼多天以來，不管白晝，不管黑夜，不管晴，不管雨，不吃，不喝，凍餒着，讓風吹雨淋着，從不呻吟，從不言語，從不挪動一步……可是還活着！

其實，也沒有人們再理會這件事了，知道的人，只認爲他的不死是一個奇蹟，然而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救過他，給他庇護，或者僅僅爲他呼籲一聲……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就在昨天，在灘石上我不再看見那個倒臥者的影子了。我想也許被人搭救走了。但是我希望着他會死，他應該死；他死了，他就不再忍受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還繼續不斷地在他身上打着那些冷酷無情的印記了。

我在這裡自供，我真也希望他死，讓他從此在我自私的担子上卸下一重壓力，他就不會知道我也是一個不會援救他的同類的人。

是的，他被搭走了，但是並沒有人救他。人家把他搭在一個山腳的下面，爲他挖好了一個坑穴，準備着就地把她埋葬掉——雖然他還不會死。

『那個倒在灘石上的人呢？』今天，我還是放心不下，胆怯地問着別人。

『死啦——直到昨天晚上才死的。』回答我的人，似乎鬆了一大口氣。一個不被救的人，他終於活生生地在他同類人們的眼前死去了！

於是，我自己也透了一大口氣；彷彿還得到一個無上的『慰安』似的。

請看我的這雙手，牠是多麼素潔而又是多麼無用啊！雖然不會用牠乞求或剝奪過任何一件東西，却也沒有把牠遞給過任何的一個人。現在，我用了牠，在這張紙上畫一個大大的「十」字，這表示我所供的是真實而無欺。

裁判

江水陡然地漲了，碼頭上泊了不少的船隻，有許多來自遠方，有些就是本地的。

渾濁的波流，不使任何的一隻，不蕩漾着，她自己從不寧靜，一個漩渦蓬着另一個漩渦，發出陣陣的聒耳的咆哮。

有一隻大船的艙裏忽然起了一片喧嘩，先是噪雜地叫罵着，隨後從艙裏走出兩個漢子，他們都很結壯，皮膚的顏色像久已鍍過了一層古銅似的。他們已經不再嚙嚙爭辯，逕自從艙裏走向船頭，又從船頭走下了水裏。

他們都是生活在水上的人們，我想，他們也許要把水上當作了他們正式的戰場罷？然而不然，他們涉過了水，要走向灘邊去。

「好罷，你們到廟子裏賭個咒去。」靠攏在旁邊的一隻船上，有人出來說着這樣排解糾紛的建議。

他們兩個一逕向灘上走，本來就是去賭咒的。他們知道每個碼頭上都有着廟子，廟裏立着他們所信奉的神靈和菩薩，那是他們的主宰，與控訴者，也是他們最高的裁判官。

「不過是二十幾塊錢的事，誰拿了誰認了就算了。」別的船上又出來一個人做和事老般的說。

兩個當事人的步子，非得有些緩慢下來了。

「不過是這麼一點小事啊！我們整年地在大江小河上過生活，難道我們就不再想到回家裏去過日子了嗎？」大船裏也走出一個黑瘦的漢子，仰着頭子喊着，他大概就是這隻船的老闆。

兩個當事人的步子，忽然停止了，並且都回轉了頭來。

「昨天夜晚擺的那個地方，除你以外就沒有別的人。」一個昂着頭，回想着失竊的當時情景說。

「誣賴人！誣賴人！爲什麼我不拿你多的，單單拿你這麼幾個呢？」一個提出他的申辯的理由反詰着。

「賭咒呀！我們還是賭咒去，一塊錢我們也要到廟子裏賭咒去！」昂着頭的一個，理直氣壯地說，彷彿無須接受誰的調停了。

「……………」

另一個不再答話了，他的頭，頓時使低垂了下來，好像在想着什麼，在聽着什麼，在望着什麼；但不知究竟爲着什麼才使他的頭不能再向上抬起來的。

這時，只有江水在依樣咆哮着，漩渦逐着漩渦，大船和小船還是在渾濁的波流上起伏盪漾，一息兒也不停止……

水竟如此的有力；水又似乎又如此的無情！也畢竟不是船夫們所要歸宿的處所，她却有着一種啟示的力量，使每個船夫，每個生活在水上的人，懷念着，企望着他們仍然有那種日子，真的能回到他們自己的『家』裏，歸宿到他們自己的『家』裏去。

神靈，菩薩，上帝……其實全都不是他們的主宰，也不是可以與控訴的他們的裁判者。

誰個人的家，不都座落在他自己的善良的心靈裏呢？當牠的們扉開敞着，不需要誰來裁判，沒有誰能夠判裁；不需要誰來宣告，沒有誰可以宣告，也總是無時不在召喚着牠的主人，牠的敗子，牠的叛徒的歸來。

拾

晚飯後的散步歸來，天已經黑了。好在路是走熟了的，並且鎮子上的店鋪人家，還有一些燈亮可以布施到小街心上。不過走進我們所住的這條巷子時，却完全漆黑了。

放慢了腳步剛剛走進巷口，好像隱約地聽見有一個金屬的小東西落在地面上，它的聲音是異常的微弱，幾乎引不起我們注意。

我慢慢地繼續走着，當我摸到袋裏那一把小鑰匙已經沒有和鏈子連在一起的時候，我才駐下腳來。

我摸索着，什麼也不能看見。

我接連劃燃了兩根火柴，仍然不能發現它究竟落在什麼地方。只見腳邊

便是一條窄小的陰溝，在裏面淤積着一些垃圾，堆塞着一些腐草和敗葉，還流動着一股污濁的髒水，經火柴一照，牠也居然發着光亮。

同行的一位友人忙着回去給我拿了一隻燈來，還跟着兩個人來幫助我尋找着；爲了一件小物件，頓時便彷彿驚動了許多人似的。

鑰匙的顏色和泥土和濁水幾乎不能分辨出來，尋了一會，仍然沒有着落。

「落了什麼東西？」不知道誰在打聽着。

「一個金的戒指。」拿燈的人，故意說笑着。

「明天再來找罷——」我有點不耐煩起來，還想接着說明，我所遺落的不過是一把小鑰匙，僅只是一把鐵質的小鑰匙。

「明天？」鄰居的那個貧苦人家的小女孩子，不知怎麼也跑攏來了。「明天一大早，說不定就要被別的人拾了去的。」

她在我的身邊輕輕地說，聲音很柔和，很親切，可是又帶着一種不安與焦灼的調子似的。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的心，似乎立刻被一道微光照亮了：這一道微光似乎就是那一把小小的鑰匙所閃起的，不拘它是金質的或是鐵質的，不拘它落在泥污裏或是落在什麼地方，它已經召喚着我，被我拾得了。

因為它，好像爲我啟開了一重門：我窺見了這門裏有着不多不少的智慧和愚蠢；有着一半的誠實與一半的謊詐；有着一面的光明與一面的黑暗；有着等量的幸福或罪惡……

我決心要找到，要拾起這把小小的鑰匙，爲酬答這個小女孩子，並且順手遞贈給她，我相信惟有孩子們才配佩帶它，用它去啟開那一重門，揀拾她所喜愛的，遺棄她所憎惡的。我相信，沒有一個孩子願意去學習愚蠢，竊取謊詐，玩弄玄虛，或是埋在黑暗裏，仿製着罪惡，膺造着鍍金的偶像……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彼岸

這邊有一個鎮市，那邊也有一個鎮市，中間被一條江水橫隔著。這邊的鎮市很熱鬧，在山頂上還有一個小小的動物園，比較是冷清而幽靜的地方。

我攀上這個山頂，爲離開人多的地方，走進了小動物園裏。被關在籠欄裏的老虎，豬，猴子，兔子，我都不想去，只選擇了竹林底下的茶座歇下身子來。

樹木遮蔽了山下的市衢；碧藍的天，却從竹葉的空隙露出一顆顆圓亮的眼睛。

在高處，我看到了遠處。環周的那些更高更遠的連峯，原都隱約地藏藏在雲天的邊際。我也望見了江的對岸，一片平坦的壩子，被無限蔥蘢的草木掩

護着：只有一兩個屋頂和樓尖還露在外頭。

「我已經聽不到這邊的些許的市聲；自然更聽不到那邊的任何的聲音了。但我又覺得江邊一定比這裡更清靜更安寧。」

籠子裏的孔雀，忽然呀呀地叫了幾聲，立刻又把我的想望喚回來了，我此刻仍然坐在竹林底下，鄰座上已經添了兩位客人，都是女的。

她們的話匣子打開了，這個林子裏即使有夜鶯，有百靈，有烏鴉，有郭公，恐怕也不得不把演奏的機會讓給她們。

她們談着張家長李家短，談着衣料，談着肥皂，又談着故事，又談起了新聞——最近發生在江那邊的，我從來沒有去過那邊，也不認識那邊任何一個人或知道任何一件事情。

「他死啦？」那個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女人還不相信似的問着。

「死啦，昨下午都已經埋啦，那塊地也是人家借的，就在農場的後面。」像女學生模樣的一個說。

「期考之前還看見他好好地上課，真是看不出！」

「是呀！放了假他還常常過江來的，聽說醫院裏不收他這種病人，教他自己調養，病不是一天半天的了。」

「對了，他這種病頂需要營養，需要休息，需要安靜……死下來，他家里知道了怎麼辦呢！」

「你認識他麼？他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嗯——我不認得他。有人知道他，快四十歲的人了，獨自個兒在外面過了好多年下來。」

「看見他的人都替他難過得很。不知道他為什麼偏偏要住在那麼一個人家裏，房裏攔着一個棺材——也許是房東家的壽材吧，看着就不得舒服，還

要天天跨進跨出的——」

（孔雀不知怎麼又在籠子裏呀呀地叫着。）

『臨死的前兩天，還看見他從棺材旁邊走來走去的哩。』

『噢，他就住在那一家的院子裏哪！』年紀大一點的那個女人，似乎也爲這種『環境』而感動了，呆了一息，她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打聽着：

『不是有一個女人常常和他在一塊兒了嗎？』

『那不是他的太太嗎？』小一點的女人，彷彿剛發現了真正的疑問了，
『他們同居過一陣！不知道結了婚沒有，後來又不大見了。』

『他病着也不來探望探望？』

『起初還來一趟兩趟。病重了就不來了。她對人說她怕傳染，這種病是會傳染的。』

我諦聽着，一聲輕微的嘆息之後，這兩個女人的話都停頓了。

微風吹過樹梢，竹葉顫動着，桐葉也搖搖擺擺的……

接着她們又談了下去。說這種病如何需要營養，如何需要安靜，如何需要休息，如何需要多多的錢，如何需要愉快的心情……可是她們都表示着十分的惋惜與百分的同情，因為那個病人什麼都沒有，他很窮，他平時就很窮。

『沒有替他打過針嗎？』大一點的女人，彷彿以最關切的態度提起了這麼一問；她以為『針』就是最後活命的一個方法，倘如沒有打過針而死去，那才是一件最足遺憾的事。

『我知道，打了的。一針就要七八十，一百多。我懂得一點醫，我知道這一針就可以支持三天！』

孔雀沒有叫，我的心，不知怎麼並不像剛才那般平靜了。那個『應該』

死去的人，或者已經多活了三天了。

但是，我不再這樣想下去了；我的心，謝上帝，似乎還不會到達有婦人之仁的這種地步罷。

我仍是嚮往起彼岸，彼岸和我僅僅隔着一道水……

在彼岸一個不治的病者，因為他貧困，他被人摒棄了；因為他貧困，他只能『多』活了三天；因為他貧困，他在人間世上只合選擇了那麼一個地方安排他自己：與孤獨作伴，以棺木為鄰……

在彼岸，他終於得到一個永恆的安息，永恆的歸宿了。

更生

中午，在一家小館子裏吃麵，路上有人說，桃子石邊打翻了一隻船，十幾個人都落下水，只救上七八個來。

我放下筷子，急忙趕到碼頭上去探望，只見烈日當空，黃流滾滾，江邊和灘上並沒有什麼動靜。幾條船靠在灣子裏，幾個繯伏弓着身子伏在地上，好像顯得比平時還沉寂似的。

回到食桌前面，人們仍在談着這個不幸的意外的事件。我默默地聽着，也不得不由衷地分担了他們的一些憂慮，同時默默地對於那些遭難的人們祈着禱。

下午，我們上班去的時候，看見樓底下的小方場裏，晾着許多被水濡濕

了的衣服和雜物；好些人圍着保長辦公室的窗口外面；好些人呆呆地立在太陽底下，好像看守着他們所屬的東西，或是在使自己被水浸冷了的身體重新晒乾。

剛才聽見的事故，直到此刻才被眼前的景象證實了。我的心，異常地煩惱了起來，爲那些一去無蹤，不再歸來的人們；爲那不意的死亡，無妄的遭難者……

傍晚，場子上晾的衣服，有些已經被收拾走了，但是攤在保長辦公室裏裏外外的人們還沒有散去。我想他們之中大概有不少的人和我一樣地想要打聽一個究竟，不過看樣子似乎也和我一樣地還沒有知道一點什麼。

吃罷晚飯，天快要黑了，我再去到小方場上。停了一會，大家忽然把頭都轉向着江邊：有一臺滑竿，正往這邊抬來，步子走得很慢，很穩重，似乎一點也不慌忙。

人們都屏住了氣息，彷彿用全力在注意着這一個主角之登場似的。

自然的嚴肅；也是嚴肅的等待。

滑竿上躺的是一個體格並不弱的中年漢子，臉圓圓的，手腳也都是胖胖的。只是皮膚的顏色像敷了一層霜，眼睛緊閉着，有許多污血從他的鼻孔裏流到嘴邊和額下。我不能判斷他是活着的還是已經死了的。

不久，才聽見旁邊的人們輕輕地說，九個人都救起來了，就剩了這一個還沒有活過來。

這個沒有活過來的人，抬下滑竿，就被扔在保長辦公室門外的地上了，於是，他的臉上和身上又沾了一層灰土。

「怎麼樣了？」我也跑過去，關心地向着周圍的人們詢問。

沒有一個人願意回答我這個嚴重的問題，雖然他們也肅靜地在考慮着會有一個什麼結果。有人指了指這個躺在地上的肚子，我才欣然地接受到一個

明確的啓示了。

他並沒有死，他的肚皮還在起一落地微微動着，他不過是一個像喝醉了酒，沉沉大睡着的人罷了。

這一夜，我幾乎完全爲了這個人能得到長時間睡眠的機會而欣慰着；不過，我更盼望着他能夠醒轉過來；他並沒有死，他在世界上還是活着的呀！

第二天的一大早，我就像去迎接一個新生者似地匆匆趕到保長辦公室的門口來了。

靜靜地，坐在門邊的有一個中年的胖漢子，滿臉的污血，滿身的泥土，眼光無神，呆若木鷄，這第一瞥被我發現，被我迎接到了的，就正是昨天從水中被救起，從江邊被抬來的那個人！現在，他從地上重新坐了起來了。

我知道他；至少我知道他睡過昨天的半個白天，又睡過了一個整夜，睡到現在，他才睜開眼睛，醒轉過來了。

八點鐘的光景，經辦這次船舶失事的人，來調查案情或是料理善後了。只有他一個人問着，問的聲調越來越高，可是總也得不着這個甦生者的一句答話。問的人一直問下去，完全等於他獨白，他的獨白，真可以當作一段稀有的插話。

「你姓什麼？」

沒有回答。

「你住在哪兒？」

沒有回答。

「你說呀！說話呀！我們好把你送回家去。」

沒有回答。只聽見他嗯嗯地哼了幾聲。

「這裏是×××，本碼頭上昨天把你救起來的。你到底在哪兒住家？你姓啥子啊？……」

問話的聲音愈高了，可是仍然得不到他的回答。

「你說話呀！清醒——清醒——你——並沒有——死！昨天——晌午

——你搭的——船——打翻了——你還記得——不記得了？」

問的聲音更高了，也轉慢了；意在提醒他，直接告訴他：他沒有死；也是在當面安慰他，可是這個活着的胖子，除了嗯嗯地哼着以外，仍是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們爲這兩個人同樣地着急，但是我們不再憂慮什麼意外，或還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事了。

看着這個胖子的這副飢餓的迷迷糊糊的傻樣兒，便禁不住地引起人的同情與憐憫與愛撫的心腸來。他活過來了，也許他的神志還不會恢復，不能同我們尋常人一樣的耳聰目明的罷。

問話的人，有點無可奈何了，不得已又低聲下氣地像對着一個朋友似的遷求他：

『洗個澡去——把身上洗洗乾淨——好不好？否則到茶館裏先吃杯茶去吧？』

聽到這裡，我忍不住轉過臉去笑了。我笑的是這個問官好像在故意開這個人的玩笑。難道他不知道，一個被白狗咬過一次的人，後來再看見羊子都會心驚肉跳的嗎？難道這個溺過水的人，還想立刻用水去洗他身子，還想把水喝下肚子裏去嗎？

這個胖子仍然沒有表示着什麼，終於被牽着扶着走了。

誰能知道他現在的心是在哪兒？念念着何事？嚮往到何處去了呢？

言語和文字有着什麼用場呢？不是誰也不能夠寶貴地傳達或占有着這個誕生者的此時此刻的新的心境嗎？

恐怕沒有一個人會飢渴般地在企求他的真正的新的造化，然後再真正地造化新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羨慕着『死』。

我們，所有的人，萬萬個萬萬個人，都只有一個死，遺憾着的也能，珍惜着的也能，真正的死，原來就僅只是一個的！

一九四二，八，廿九夜

流民

季候已經入了秋，可是早晚和白天的熱度，仍然徘徊在寒暑表的九十至一百的兩條細綫之間。關在房子裏的人們，不時地從窗口望着天，看看天上有沒有雲；希望下一陣雨。

什麼也沒有。身上的汗水，却不住地需要揩拭着。

沉悶中，在樓下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問答着：

『你從那兒來的？』

『從緬甸。』

『緬甸？——』

『從緬甸——我們從國外來的。』

「噢——緬甸，那是很遠很遠的地方啊！走了很久了吧？」

「三個多月了。」

「現在呢？——」

「還要到合川去——」

.....

他們的話，我一句一句都聽見了。我真不能爲這個女人計算着：

從緬甸回國，來到了這裡，究竟有多少路程呢？

越過了山山水水……究竟費了多少時日和辛苦呢？

像她這樣被敵人的炮火，被侵略者的狂潮所趕逐或摧殘的人們，生長在自己祖國裏的，乃至僑居於異域的同胞們，究竟有着多麼大的一個數目呢？

戰爭是什麼呢？

爲清算我們的怨仇和血債的戰爭，我們所付出的和我們還要繼續付出

的，是不是累累地而難於再計呢？

爭取正義和真理的代價中，是不是包括着無限的犧牲？而無限犧牲的總和便是正義和公理的本身呢？

.....

我忍耐不住，便停止了手頭的工作也走出來了。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坐在一張矮板凳上。她的眼睛深陷，眉毛濃黑，從口音中也可以辨別出她是屬於兩廣或沿海一帶的人民。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綢質的單旗袍，上面濺着許多泥漿，蒙着很厚的灰塵；（我不知道這些灰塵和泥漿是從多麼遙遠的地方帶來的！）露在外邊的膚色；兩臂，和兩隻什麼也沒有穿的光腳，都是棕黑的；（我不知道它們到底經過了多少風吹日晒和雨淋了！）她的頭髮相當的長，只是用一根細繩子將它紮攏着。

從這一個女人的身上，我好像已經看見了一幅整個的災害，整個的逃

亡，整個的流離的圖畫來。

當她的身子轉過來的時候，我才知道她的懷裏原來還躺着一個小孩子，在安祥地睡着。

這時，圍攏着她的人已有了五六個。每個人都要問問她的來歷，同情的或是好奇的；每個人都在打量着她，想發現她的隱衷，或是想追尋出一點秘密。

她說一會，歇歇；歇一歇又說。

『爲着生活……爲了過生活……』在她敘說一段事情的前後和中間，她常常攪雜着這樣的話語。

『你的娘家呢？』有人問。

『還在緬甸沒有跑出來。』

『你的男人呢？』

『在河邊，在河邊洗澡哩。他見不得人，他一件衣服也沒有了。』

『他是川省人嗎？』有人問。

『是的，他是銅梁人，我們就要去到他的家裏。』

『這個孩子真是不錯哇！長得蠻結實的。』有人憐惜着說。

『是的——是的，要不是他這樣，再有幾個也死掉了……是的，爲了這

個孩子——』

她哽咽着說不下去了。兩道帶光的小水流，急速地掛在她的眼珠的底
下。

停了一會，又有人問：

『你不會去幫幫人家嗎？』

她沒有回答。

『有錢的人家裏並沒有什麼事的。倒倒茶，端端菜，遞遞煙。』問的人

又解釋介紹了一番，好像說明在這種年頭爲着『過生活』並不困難。

她也沒有回答。

如此提議及勸告她的人，看她不做聲，就以爲她聽不懂四川話了。於是有人又低了聲氣說：

『她說的話我們懂，我們說的話她就不大懂了。是的，帶着一個孩子，她就不能去幫工了。』

這個女人忽然站了起來，想把她懷中睡着的孩子找一個地方暫放一下。

談說的人們還是談說着；那是關於她們將要如何回去的一條路綫問題：

『這里到合川一天，合川到大河壩七十里，到銅梁還要兩天……一起二百四十多里路，要走三四天。』

有的人就急忙問她：

『今天夜晚你們怎樣安歇啊？』

『啊？』她好像沒有聽懂，又不甚關心似的。

『今天夜晚，你們到底在那裏休息休息呢？』另外的一個人，盡量說得很慢，用普通的話語，再說了一遍。

『噢，今天夜晚呀？』她回答着，不知怎麼聲音反抬高了一點起來，『我們還是要跑路，我們早就沒有一個錢搭車子趕船了。我們要從天黑跑到天明，跑一個整夜！日裏跑路，晒都要晒死。』她的話已經說完了，但又重複了這麼一句：

『我們就是要從天黑跑到天明啊！』

她的話，不知為什麼比重重鞭打了我一次還有力量還使我痛苦似的。

——『爲了生活』，只是『爲了生活』嗎？她的話語裏雖然一再地說了『爲了生活，爲着過生活……』人家不是告訴了她，『生活』並不是困難的事，而她並沒有說出什麼意見地似乎默認了嗎？

可是，她寧願意作着流民。

這樣的流民——所有的流民，這樣的犧牲者，這樣的聖潔而勇往的犧牲者，他們正是爲着『爲了生活』的萬萬千千的人們做了一個榜樣：

爲了生活，而生活可不是任意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的！倘使被凌辱被屈服被奴役地生活着，誰還看得見流民？誰還能聽得到有誰說『從天黑要跑到天明』的話語呢？

一九四二，九月。

黃昏星

爲貪看山中的夕陽，不覺地便在友人家的露台上多立了一會。我這樣遲遲不去，也並不是沒有想起我還有一段遠遠的歸程：那一條沿江邊的路，崎嶇，漫長而又異常冷清的。

經過街道，穿過鎮市，走下碼頭……我的步子一步緊跟着一步，我想儘速地回去；彷彿儘速地在追着落日，儘速地在奔向天邊，天邊有如一面心愛的風箏，我在匆匆地收攬着線索，想把牠扯到我的跟前來。

我怕的是黑暗，夜的幕是黑暗而可怕的。

天色已經由橙黃而蒼白而青灰；遠山有如老人的垂眉，牠橫斷了我的視野，自己也似乎不勝黯然不勝疲憊的樣子。

突然，我看見天邊一顆星，只有這一顆星；只有這一顆閃着亮光的星，她的亮光並不因為孤獨而迷惘着。

我的步子漸漸緩和了。我的心，頓時也平定了下來。因為我認識這顆星的名字，知道這顆星的方位，我便一邊走着一邊望着她，她好像也遙遙地閃着亮光爲我作着指標似的。

當我將近走到我所住的那個山脚下時，天已經完全昏暗了。可是我開始懷疑着，我如何走過了那麼一段崎嶇而冷清的路途？我歸來了有着什麼意義？只茫然地感到，我是爲着走路而走了路罷？

昏暗中，在一條狹窄的坡路上，如果不是迎着面幾乎撞了滿懷，我真不會發覺一個人正停立在我的跟前。她是一個十二三歲大的女孩子，肩背着一個白色的裝米糧的袋子，詢問着到那個鎮市去應該怎樣走；那個鎮市就是我剛纔所經由而來的。

『就是走這條路。』我簡單地回答着她。

『還有多麼遠？』

『大概四五里路。』

『十五里嗎？』她有點詫異。因為這一帶的方言，往往把『十』和『四』這兩個字音分辨不清。

『不，四、五里路。』怕她誤會，我又說了一遍。並且回過頭來，給他指着這條路的方向；這時，那個鎮市上已經有了許多燈光了。

『就是那裏，就是有燈亮的那裏。』我發現了那邊的燈光而喜悅着，並且爲這個走暗路而有了燈光作指標的女孩子慶幸着。

她不再追問，也毫不躊躇地經過我的身邊，一直向我背後的那條路走去。她肩上的那個袋子，在昏暗中還反映着一塊微白顏色。

這個不知名的過路的女孩子，她有着比我更果敢更確定的信心，我把她

當作了地面上的一顆黃昏星。

一九四三，三月。

短簡（一）

巴金兄： 你還記得在南京，不，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有一個你會繫念過的人：你會爲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繫念着你。病沒有使他滅亡，還如你所希望的在生活着，可是被一種不可知的力量的鞭笞以至於早已喪失了他的生的意念，又早已爲一切人所遺忘了的所不屑爲伍的我麼？——是你曾經把一對石球遺忘給的那個人，也是寫了『一對石球』寄贈你的那個人。

朋友，五年的時光是一雲間的過去了。如今除了我還在繫念着我的幾個私自景仰私自嚮往的友人之外，怕再沒有如我這樣的在繫念着我的友人了。我是一無所有的。你所希望於我的，生活下去，這便是我生活下去的一條荒

涼的寂寞的路程。

朋友，你還記得你會一度闖入我們蜜一般的生活圈裏：不但會把你看作生客，還把你當作蜂主，當作長老的我們麼？一個人小心翼翼的爲了你抱了新縫的被衾而來，一個人誠誠懇懇的留着你抵足而眠麼？那一個是你知道的祖英，也許經過了五年你早已把她忘記了。她是一直的和在一起，她是一直的和我一樣的爲生活而苦苦掙扎，她在上月二十五日傍晚已經死去了，她想掙扎再也不能掙扎的向生活永訣了。

想到那些日子，才是我們生活的日子，想到那些日子裏有過你，我們生活的日子才彷彿有過記錄。現在什麼都完了，祖英一死，連那些生活裏有過記錄的日子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談起了。

想到前年秋天，她每天給我讀一節你贈給我們的「秋天裏的春天」，我們每每隨聲對泣。愛巴達查爾師又怨他。誰還料到祖英死後我再對你提起這

個書中（？）人物呢？

祖英臨死的時候還說：她死，我將是世界上一個最飄泊的人，我飄泊到什麼地方去，又爲什麼飄泊，她就沒有給我接話，連我也不知道！

正因爲我是一個平凡地想平凡生活下去的人，我想到我該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打擾你了，我想着祖英，想着你，想着我還有自由可想的人……我就這樣地再可以生活下去了嗎？你該應我一聲！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南京

短簡 (二)

P兄： 我是在桂林，從一月七日以迄于今，假如沒有什麼變動，自己也有耐性，大約可以呆到年底。

自祖英死後，我個人好像又回到以往的意境裏去，可是實生活却是有形的叫我走在不是路的路上，頗感泥足之苦。我並非不能自拔，並且我也有力掙扎，只是沉落如故，絲毫沒有值得作爲紀錄的東西。又，一直以病弱者的印象留在關心我的友人的心中使我最爲慚慙！這都是使我很久沒有設法和你通訊的緣故。

我的身體似比以前健康，記得你在一篇隨筆裏爲我寫的『他應該活下去，強健起來……』的願語，現在可以拿我的感激來證實，並且作爲告慰你

的一件事了。

我想，健康方能生長，健康對於我如同打開了新生的門。我不知我已否踏向這道門的級檻，却可以展望到一些新的遠景了。倘如我是真的染犯了幼稚病時，那至少我也是在『大時代』的搖籃裏生長着，在漸漸地接近新生。

戰爭會使民族醒覺，我以為，作為民族革命的戰爭除了使民族醒覺以外，而且會更速更近的得到戰果：一個新世界，人類裏面居大多數的被壓迫的人們，每個人獲取了他的新生。

我相信，絕不玄虛的，在這條到達成功之路前，不只你和我，還有更廣大的，衆多的人們來互相握手的！

短簡三則

一

×× ……我每天幾乎要工作十小時。每晚寫一點稿子，石屏隨筆月內即可完成。

上月二十七號給你的信收到了罷？那是從沙坪壩回到城裏寫給你的，我很掛念你返上海的計劃，並且我也爲着你的父親的目疾而着急，你自己要仔細考慮才行。

我們別了又整整一年了，我盼望我們都沒有什麼不好的變更，春天永遠是春天……

我前星期小試身手，騎了一次馬——我第一次騎馬，我沒有和誰奪錦標式賽跑，只是作代步用，在馬背上好不愜意，那知當晚發現了脊椎尾骨（？）處竟擦破了一塊皮，發疼發癢到今天還沒有好，言之可笑！

二

又是三個星期沒收到你的信了，雲南的藍天上還是不斷掠過敵機的黑影，你們跑得吃力罷？每個學生，每個中國人，如今都已經必修這個「空襲」的課程三年多了，我們學得的是仇恨怎樣不可解！（剛才我還翻閱你十月卅日給我的信，你們大板橋去疏散，觀賞到自然的風景，吃到滿意的一餐，在清溪中濯足……這是很美麗的，在重慶有堅固的山洞可躲，但裏面很氣悶，自從到重慶以後，我就沒有再嘗到警報『遠走』的滋味了，腿勁相當退步了。）什麼時候容我們在青山綠水間閑散，躺在草地上，讓無縫無垠的天衣

蓋着我們呢？我也想作一個飛行師，到那時我將帶着鮮花，遍撒在大地上，給那些已經犧牲了的先烈，給那些在災難中成長的自由的國民……

三

×× ……×小姐已於上月下旬到重慶，從廿六日到本月十一日，都住在新以家，我們別了四年多，見了真是喜歡，她雖然沒有讀完大學，可是，一切進步都非常顯著，人們，尤其是女孩子們，總憂愁自己會老，她可忘記了成長，結實更是多麼動人，多麼值得想想的字眼兒。

後天端陽節，我們約好再聚，我想她會從重慶來的，（我的窗外，有一片壩子，一叢叢的樹木，一列列的復旦新村的房屋，她也許已經又在那邊了。）

下學期你仍在這裏麼？暑假對於教書的人是多麼值得驕傲的一份資產

啊！

後記（巴金）

這本小書是我替崇羣編輯的。他的遺著原不只這麼一點兒，可是這幾年中間我蒐集到的就只有這八篇短文。記得三年半前崇羣逝世後我去北碚看他的遺體，（其實我看到的只是築在一個斜坡上面的新墳，）曾和幾位朋友談到刊行崇羣的遺著和編印全集的計劃。我希望Z兄負起整理遺著的責任。因為Z兄是崇羣的好友之一，他當時住在北碚，崇羣的喪事還是由他料理的。他讀過崇羣的日記，崇羣是一個非常細心的人，他寄發文稿，信函，都要在日記中寫下篇名，日期。根據日記來整理他的遺著，應當有令人滿意的成績。可是這些年Z兄一直在忙碌中打發日子，（『打發日子』是我們的共同的朋友從文喜歡用的句子，）而跟着『勝利』來的又是出版界的不景氣。我始

終沒有得過 Z 兄的消息，而出版全集的希望也在「不景氣」的冷風中給吹散了。我不知道 Z 兄是否還在進行整理崇羣遺稿的工作。

可是我不能夠等待下去。我手邊還留着這八篇費了力蒐集起來的短文。我就心會把它們失去。一九三八年冬天在桂林東江路木屋裏，崇羣做過幾天我的客人。我讀過他那時寫給朋友的幾封信，我稱讚他：信寫得好，我說他不像我：「寫信時拿起筆隨便亂塗幾下就算完事。」我還帶笑地對他說我要替他編輯一本厚厚的「崇羣書簡」。他沒有表示抗議。從那時候起，我就留意蒐集他的信札。一九四〇年七月我第三次離開上海去內地時，上海的書齋中還保存着幾十封崇羣的舊信，有的從昆明寄來，有的從石屏寄來，還有些是他從貴陽寄到桂林，我又從桂林隨身帶回上海的。可是這些信在日本軍隊佔領上海租界以後，被留在上海養病的我的哥哥完全燒燬了。我去內地後在桂林的書房裏又積了一大堆他寫的信函，但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五日

的大火中它們跟着文化生活社的全部存書一塊兒化成了紙灰。最後在重慶我又得到十多封他的來信，我把它們全保留起來，我珍貴這一束遺札。勝利後的第二年，我在重慶買不到船票東下的時候，一個朋友的朋友願意爲我先帶兩箱書物去上海。崇羣的遺札就在這些書物之中。這一次居然又遇到意外。箱子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的早晨送上了船，到兩年後的今天還沒有它們的消息。崇羣的最後的幾封信也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失了。前兩天偶爾跟一文談起這件事，他說他也保存了一些崇羣的書札，但是勝利後在重慶却被人當作爛紙賣掉了。可見在這個年頭要不讓一件東西毀滅，的確不是容易的事，我的耽心更不是多餘的了。

然而這裏也收了他的五封信札。「短簡」一、二都是寫給我的，因爲發表在他生前，它們纔逃掉了毀滅的惡運。「短簡三則」是寫給他一個昆明朋友和另一個石屏女學生的信，却是爲了他的逝世週年紀念在昆明某報上發表

了的。那個學生當時還是一個女孩，現在則已做了孩子的母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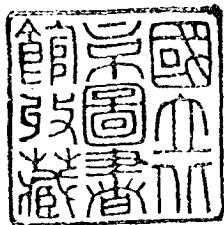
用「碑下隨筆」作這集子的名字，自然是我的私意。但這些短文的確全是在「碑下」寫成的，連「短簡三則」也是，就除了那兩封給我的信。且兄在他的「晞露新收」編者序中曾提到那本「沒有完成的定名為「人間百相」的書，」崇羣生前也對我談過他有意描寫「人間百相」，而且他讀到靳以的「人世百圖」的時候，還寫信給靳以講他的「人間百相」的看法和寫法。可惜病妨害了他的工作，他似乎只寫出了「百相」中的幾相，大概就是收在這集子裏的「更生」，「流民」幾篇吧。也許還有更多的，可是直至現在我還沒有機會見到。

且兄編選「晞露新收」時，曾經寫過：「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長存下去，而像他那樣可珍貴的友情，在這人間恐將永無重獲之期吧。」今天，在炎熱的七月下旬的正午，我坐在陽光滿室的小樓中校完了崇羣的遺稿，市聲嘈雜

地送進我屋子裏來，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婦在跟賣西瓜的人高聲論價，一個女性的帶病的聲音在乞討殘飯，一個老年人在咳嗽吐痰，透過這些雜音，一個熟習的聲音向我的耳朵慢慢挨近，我明明聽見他在喚我的名字！那是崇羣！我永遠忘不了他的聲音。我放下筆。可是我帶着痛苦地想起了且兄的話，我和他有同感。然而我又禁不住要問自己：「難道世間真的就沒有不跟着肉體同死的友情麼？」

我不相信。對於我，他的友情是不會死的。我就靠着它活下去。是的，我是靠着友情活下去的。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有版權

定價金圓四角

碑下隨筆

繆崇羣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卷
共六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蕪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會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楚音
短篇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散文
方敬散文
繆崇羣散文
一文散文
巴金書信
姚易非戲劇
鄭敏詩歌
陳敬容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HS 21

273221

